

艺术辩证法枝谈

赵增锴 刘彦钊

花城出版社

45
8

512013

艺术辩证法枝谈

赵增锴 刘彦钊



A0940995



花城出版社

艺术辩证法枝谈

赵增潜 刘彦钊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插图 13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400册

书号 10261·439 定价 0.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从辩证法的角度，用随笔的形式，谈论艺术技巧的文艺理论读物。作者从文学青年在学习和写作中，经常碰到并渴望解决的问题里，选取了“作品与孩子”、“美与丑”、“爱情并非胡椒面”等四十多个题目，对艺术技巧的规律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和通俗易懂的阐述。其中既有基本概念的说明，又有生动例子的分析，对于广大青年扩大知识领域，提高写作能力和欣赏水平，颇有启发。

目 录

赵增锴

对立统一规律与文艺创作.....	2
辩证的沟通.....	8
生活与“灵感”.....	11
以不全求全.....	14
创作中的感情与思想.....	18
内容与形式.....	23
部分与整体.....	29
美与丑.....	33
曲与直.....	38
咫尺与千里.....	43
无形与有形.....	47
奇峰与草稿.....	50
艺术创作中的“进攻”和“退却”.....	54
多与少.....	57
疏与密.....	61
空白与充实.....	65
沉默与动作.....	68
对比.....	72
贵新奇，忌平庸.....	75
形象与哲理.....	78
艺术的适度.....	81

琐谈“闲笔”	85
戏与画之间	88
电影与诗歌	91
创作与欣赏	95

刘彦钊

作品与孩子	102
文似看山不喜平	106
“此时无声胜有声”	111
文贵意在言外	114
大小之间	118
写事与写人	122
共性与个性	126
给人物以活动的天地	131
由“不以貌取人”所想到的	137
形神兼备	141
细节不细	146
哭与笑	152
情景交融	158
繁简得体	163
“凤头”尚须配“豹尾”	168
“天才”离不开“泥土”	173
“热写作”·“冷处理”	177
爱情并非胡椒面	182

赵增锴

二十五篇

对立统一规律与文艺创作

一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论》）文学艺术中两种对立因素共同构成统一和谐的艺术整体，常常出现在我们文艺创作之中，诸如形与神、理与情、虚与实、刚与柔、动与静、悲与乐、拙与巧、朴与丽、平凡与警奇、柔美与刚劲、婉约与豪放、倚丽与峭拔、洒脱与自然、粗犷与细腻等等，不论是思想内容、人物描写、艺术结构、个性风格，这里每一对矛盾着的两个侧面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形成鲜明的对照，相反相成地统一在一个完整的艺术机体里，成为文艺创作和表演艺术一种不可忽视的规律。戏剧中的静场，音乐旋律中的休止，绘画中布局上出现的空白，舞蹈中急速旋转后的停顿等等，都是这种对立统一规律在创作中的具体运用。影片《白毛女》中穷困的杨白劳在过年时给喜儿买了一条红头绳作为新年礼物，在这代表着父亲一片柔情的红头绳里，包含着杨白劳多少的眼泪和辛酸呵！这借以爱抚女儿并满足自己暂时忘却忧愁的愉悦，这种以愉悦来显示辛酸的描写，正是悲与喜对立统一

的艺术辩证法在人物心理描写上的具体运用，它何等强烈地反衬着人们的心酸，激起观众多么巨大的感情的波涛，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规律常常在创造特定的典型环境、气氛来反衬人物性格上得到表现。故事影片《上甘岭》中有这样一个引人瞩目的镜头：当我守卫在上甘岭阵地的志愿军英雄连，打退敌人狂轰滥炸的数十次进攻、伤亡严重的困境下，奉师指挥部命令，暂时退出表面阵地，搬进坑道坚持战斗，以便后方争取时间作好大进攻的准备。这时英雄连战士们的头顶上有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严密封锁，面前又面临着严重的缺水、缺粮、缺弹的威胁，情况十分艰难、危急，偶然一只被炮火惊吓的松鼠窜进了坑道，于是一场捕捉松鼠的“战斗”就在坑道里展开了。战士们活跃起来，个个象孩子似的嬉笑着、追逐着，坑道顿时成了欢乐的世界。此时此刻，他们仿佛不是置身于坑道迎接即将开始的更加残酷、严峻的战斗，而是象在动物园里寻欢作乐。观众们原被敌我双方激烈的战斗而绷得很紧的心弦，陡然松弛下来，溶入了和战士们共同欢乐的情境之中。在这描写惊心动魄、钢血交飞的大战役的战斗空隙里，影片编导插入这样轻松欢乐的场面描写，正是紧张与松缓、严肃与活泼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规律在创造环境、气氛来反衬人物性格的具体运用。它充分、生动地显示了我人民志愿军英雄战士崇高壮美的革命精神，乐观主义的革命情怀，和对为之奋斗的正义战争的必胜信心，使革命战争严酷性与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战争的艰苦性与革命的乐观主义得到了高度统一，从而塑造了气壮山河、光照日月的英雄群像，深化了影片的主题。鲁迅小说《祝福》在结尾描写了祥林嫂——这被封建势力与吃人的旧礼教迫害、蹂躏到极度的农村贫苦妇女，在遭到致命的打击后，在精神上

万分痛苦与恐慌中悲惨地倒毙街头。这时，鲁四爷的“祭祀”在毕毕剥剥的除夕爆竹声中热闹地进行着。这种环境与人物的强烈对照，入木三分地揭露了鲁四老爷代表的那个封建统治阶级吃人本质。此时此地，这热闹的爆竹声不再是愉快、幸福，而简直是一种冷酷与无情。鲁迅运用了和一般祝福相适应而和不幸者的性格命运不相适应的热闹的环境、气氛，更加衬托出被损害、作践的祥林嫂遭遇的不合理。在这鲜明强烈的对照、相衬中，不能不使人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景，激起人们深深的思索，这里也可看出喜剧因素的描写对于悲剧的积极的反衬作用。

“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矛盾论》）如“哭”与“笑”是矛盾的对立面，它们有着同一性和在一定条件下各自向相反方面互相转化着。《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性格特征是多愁、善感，表现出来的主要形式是爱哭，但当林黛玉知道宝玉要和宝钗结婚的消息后，就象一根重槌插在她心头，给了她心灵上极大的震撼，在这特定的条件下，林黛玉原先爱哭的特点，被它的对立面“笑”所取代，不论她对贾母来看她，或是紫鹃百般劝慰，她总是“微微一笑，把眼又闭下了”，“微微一笑也不答言”。“笑”在这里已成为一种极度悲哀的反常心理的表现，这是一种碎心的笑。林黛玉从“哭”到“笑”的转化，深刻地展示了她悲剧性格的发展，表现了她对封建制度残酷性的进一步认识，笑在这里强烈地表现了林黛玉作为封建阶级叛逆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典型性格的特征，这也正是忠实于现实的曹雪芹描写人物深刻的地方。

二

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客观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间。古代一些辛勤学习、尊重客观现实的文学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领略到某一方面事物的辩证道理，从而在文学、诗词、绘画等的表现手法上或多或少接触到这些艺术辩证法的道理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诗人杜甫同情人民疾苦，抨击当权者的剥削与压迫，真实地反映生活，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飘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在《对雪》中诗人把火红和没有火两个对立的、不可能在同一时间、空间出现的现象，联系、缀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对照，给人强烈地感染到因战争离乱而愁坐的主人翁贫穷、困窘的遭遇，从一个侧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诗人把“动”与“静”这两种互相排斥的感觉统一起来，“人闲”、“夜静”与“月出”、“时鸣”看似失实、相违，实则相成、传神。前两句平和、幽静反衬着后两句生动、活跃，使全诗动中见静、寓静于动，相互贯通、有机交融，动的事物突出和加强了“静”的意境，使人产生宁寂、清幽之意。在我国古代绘画的理论中，也有不少这种朴素的艺术辩证法的思想萌芽。王船山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唐代诗人兼山水画家王维在他编选的《山水论》中有一段讲画庙宇的：“塔顶参天，不必见殿，似有似无，或上或下。”却道出了虚实结合，相得益彰的辩证道理。“善露者未始不藏，善藏者未始不露……若主露而不藏便浅而薄。”（明·唐志契《绘事微言》），“山本静，水流则动；石本顽，有树则灵。”（清·笪重光《画筌》），“将欲作结密郁塞，必先之以疏落点缀，将

作平远舒徐，必先之以峭拔陡绝；将欲之虚灭，必先之充实；将欲幽邃，必先之以显爽。”（清·沈宗骥《芥舟学画编》）这里谈的虽是结构的变化和布局，却都阐述了艺术创作中运用对立统一这一相反相成的辩证道理。画家齐白石说：“山水笔要巧拙互用”、“形神兼备”。他在绘画里，常常使强弱、虚实、动静、枯荣、浓淡、粗细、疏密、巧拙诸对立因素，得到和谐统一的运用，以便把描写的主要对象的特质鲜明地表现出来，如植物用浓墨似的意笔，草虫用精细的工笔；在枯黄了的老玉米的秆和叶之间穿插了鲜艳夺目的牵牛花，使花更显其姣美，以粗犷豪放的笔调来画莲叶、树丛，而却配之以精细得历历可辨其触须、翅脉的蚱蜢、螳螂，使之彼此得到对衬，相映生辉，从而使人产生植物欣欣向荣，草虫玲珑小巧、栩栩如生之感。从以上所举事例可以看出即使一首短诗、一幅画面，也是一个小小的“矛盾的王国”，研究这些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手法，对提高我们文艺创作的思想性和表现力，使我们作品逐步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艺术的辩证法来自生活的辩证法。细心观察生活的人们，不难发现生活中充满着这种互相矛盾的东西处于统一体中和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现象：温柔中可能充满着力量，粗暴有时恰恰是软弱的表现；骄傲的人有时是以谦虚的姿态表现出来，虚伪有时形之于色的却是表面上的诚实，悲哀到极度出现的是狂笑，非常快乐时也可能是泪流满面的哭泣；杨柳没有轻风吹拂，不会令人产生妖娆风姿的联想，松柏不共处于其他杂

树之中，那苍劲挺拔的神态就不够明显夺目，听得见壁上挂钟的运行声，会显得房子里更加静寂，高明的厨师经常在甜肴中下点盐，在咸肴中放点糖等等。这些充满着辩证规律的丰富、生动的生活现象，为艺术辩证法的运用，提供无尽的矿藏和源泉。

现实生活有着不可比拟的和不可代替的生动和丰富的内容，它给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塑造人物形象的鲜明的个性特征，提供了客观的根据和保证。为了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创作，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体验、观察、研究、分析一切事物，在艺术创作中自觉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从现实生活出发，进行大胆的创作，不断提高我们革命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辩证的沟通

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部门，看起来是互不干扰、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辩证的沟通。诗与画之间，画与戏之间；书法与绘画之间，舞蹈与书法之间；音乐与诗歌之间，舞蹈与音乐之间；小说与散文之间，散文与诗歌之间等等，它们彼此穿梭往来，互相汲取着营养。至于象戏剧、电影这些综合性的艺术，它们与文学、音乐、美术的联系，就更是密不可分。优秀的诗人，不仅擅长绘画，而且懂得音律；出色的画家，不但熟悉诗歌，而且工于书法；戏剧艺术家常常是绘画、音乐的鉴赏者和精通者。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已为人们早所知晓；画家郑板桥画竹深受黄庭坚书法的启示，也为鉴赏者所赞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音乐深有研究；我国的艺术表演大师梅兰芳、盖叫天，对绘画造诣颇深。不可想象，如果王摩诘对绘画没有钻研，怎能写出诗画一体、情景交融的优美诗篇？如果郑板桥不从黄庭坚书法中汲取营养，又怎能画出风格秀拔、长于写意的竹子？如果罗曼·罗兰不深谙音乐，怎能写出塑造音乐家形象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梅兰芳、盖叫天不懂绘画，怎能如此传神地表演出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

艺术的各个部门之所以存在着这种密切的联系，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互相依存着的，独立与沟通就

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于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艺术家来说，可以从两者互相割裂的“天河”之间，进行“摆渡架桥”，使之“千里姻缘一线牵”，从而丰富和发展自己部门的艺术，建筑与音乐之间似乎是毫不搭界，但优秀的建筑师却把以线、面、体和各部分的平衡、对比、比例、对称来表现其风格的建筑艺术，和以乐句、乐段来构成节奏、韵律表现其主题的音乐艺术携起手来，从肃穆庄严、令人肃然起敬的纪念性的建筑中；从神秘朦胧、令人阴森恐怖的教堂庙宇的建筑中；从明朗简洁、令人轻松愉悦的娱乐文化的建筑中，也正如同由听觉引起的感情共鸣的音乐一样，达到相似的艺术效果。对于有着一定艺术修养的人们来说，不难从建筑与音乐之间发现其内在的沟通与联系。游览过苏州园林胜景的人们，可以从那石山、树木、池水、亭台的巧妙配置中，从那屏嶂、丘壑、曲径、楼阁的匠心布局里，发现高低、长短、续断、强弱等跌宕起伏、浑然交融的乐曲的音符、节奏与旋律。作曲家贝多芬曾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则是凝固的音乐。”这是深悟其中关联的、饶有兴味的行家之语。

提高对文学艺术的部门之间互相沟通的认识，有助于对文学艺术功能与作用的全面的理解与掌握；有助于对认识、观察、反映客观事物的能力的增长与提高；有助于对艺术创造手段的随心得手的驾驭与运用。对于一个文学、艺术家来说，如果能熟悉诗、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等艺术的各种样式的特征与技巧，当生活的某一感受触发了他时，就会联想纵横、融会贯通、妙笔生花、运用自如，犹如一个蓄满着深水的池塘，投下一块石子，激起很高的浪花一样。

然而，一切文学艺术都只是流，而不是源。如何才能提高对艺术各部门之间辩证沟通的认识与敏感，归根到底，还是要

求从生活出发，向生活学习，只有生活仓库充实了、雄厚了，艺术创造的天地才能广阔、自由，才能启开艺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闸门，使之获得较多联想的材料，创造出主题深刻、意境深邃的佳作来。

生活与“灵感”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有时静静地凝视着天空的云彩，会从中不假思索地幻化出生动的形象来：奔跑的骏马、飞翔的大鹏、绵亘的峰峦、汹涌的海浪……这对细心观察各种生活现象的画家来说，更是如此。艺术大师齐白石谈到有一次，他和一个学生在北京法源寺谈天，偶然从地上石砖的斑痕上发现，其状酷似一只鸟，于是就地笔描成画，竟成为一幅颇有“天然之趣”的作品。

作家常常有这样的创作体验：有时两件或数件在时间、空间上都互不相联的事物，在一瞬间，会联缀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或一个生动的情节。作家姚雪垠谈自己创作构思时说，小说《李自成》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郝摇旗离开义军，率众外流的事被李自成知道后，李自成没有带兵去平叛，而是单独找他谈心，平心静气地动之以情、晓之以义，还赠给他武器、银钱，终于使郝摇旗深受感动，涕泪纵横，表示誓死不离李自成。而这一生动感人的情节，竟是作家从唐朝郭子仪单骑见回纥的古画《免胄图》、伊丽莎白女皇不带兵去西班牙救儿子和孙殿英不阻挠他部下叛离而赠以钱枪这三个中外相距千百年的故事巧妙地联缀而成的。

文学艺术创作中这种看来似乎近于扑朔迷离的现象，人们通常称之为“灵感”。“灵感”是来自艺术的源泉——生活，还是